

有朋友嗜酒,无醉不欢,下了班后,喜欢到酒吧里小酌几杯。

醉酒有两种状态,一个是“断片”了,什么都不记得。我试过一次,下午还和人喝着酒,醒来就半夜里了,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到了床上;另外一种,就是觉得自己脑袋清晰,其实已经不受控制,胡乱说话——身体里的抑郁总得宣泄掉。宣泄完了,爽。却不料,留下了一地鸡毛,让人哭笑不得。

朋友就是后一种。酒的起源,在中国有两种说法。一个是神农,一个是杜康。中国人凡事都爱现个伟人,几乎什么好事都会安到他身上,也不管人家乐不乐意。所以,神农

很是神通广大。反之亦然,坏人总是让人觉得特别坏,其实有许多事情,并不是他做的,只是图方便,安在他身上。

历史,就这样变了味。杜康是酒神。曹操那

酒鬼

王辉城

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为他正了名。杜康的酒神,有着正统的中国人性格,不似罗马的酒神,那么张扬,那么激烈,那么沉溺于肉欲。酒神一正经,会让人觉得无聊。

真正创造酒的,应该是大自然。秋天的果子熟透了,掉落于地上,久而久之

之便发酵,散发出奇异的香味。远处的动物,鹿、熊之类的动物,闻到了便会去喝。猎人们跟在后面,见到了鹿喝醉之后,自己也去尝试。一尝,手舞足蹈,心里开心。这发酵的甘泉就被留意下来——酒就就诞生了。

不谈酒的起源,说酒鬼。喝酒喝出事故来的,笔记小说中,有很多。有的是因为喝得醉乎乎的,不小心落进河里,成为了淹死鬼。淹死鬼要找人替身,便时时地坐在河边,守着过路人,希望能有好运气。

有个叫王六的酒鬼,就是这样。一日见有人自河边过,想寻他做替死鬼。正准备下手了,闻到酒香——原来,那人带了个酒壶。忍不住,跟人要了两杯酒。喝高兴了,就不忍心下手,还跟人成为了好友,经常一起喝酒。

终于有一日,王六心中怅然,原来再不拉人垫背,就不能轮回。跟友人说,见到一个寡妇,想要去动手。友人告诉他,使不得,寡妇有个孩子,拉她做垫死鬼,良心不安。王六黯然,几经挣扎,最终还是放过了那寡妇。

阎王听闻,感知他善良,便给他封了一地方的城隍——做个主政一方的小官——临走前,与友人告别,潸然泪下。

这则很感人的小故事,应该记载于《夜航船》一书中。

最早的酒鬼应该出现在干宝的《续搜神记》上。这只酒鬼的好玩之处,就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宝笔下的鬼,不怎么会害人,有着天真浪漫的气息。这个酒鬼,生前姓刘,整日里逡巡在路上,跟人讨酒喝。一



日,遇见了故友,便大喜过望,邀他去酒楼喝酒。

友人震惊地说,你不是死了好久了吗,怎么会在这里?

酒鬼才猛然醒悟,才想起自己喝醉了酒,死在途中的真相。

他就慢慢化为一缕青烟,消失了。

喝酒误事,历史上的事例,实在是太多。朝廷纲常崩溃,也往往会归咎于酒色。佛的不饮酒戒里,再分出因饮酒而导致的三十六种罪愆。什么家业尽毁,什么命堕地狱,不一而足,可怕得很。

但也有例外,蒲松龄就讲过一个关于酒虫的故事,说是长山刘先生,生平嗜酒,每顿都要喝它一大瓮。可就这样豪饮,他的家还是越来越富,生活安康。家业不为喝酒所累。直到一天,遇见了一个番僧。僧人跟他说,你身体有病,肚子里有酒虫,把他钓出来就好啦。

钓酒虫,得用馋它。先

文化杂咏·蚍蜉

胡中行 诗 文 孙绍波 图

易安才气与人殊,傲视秦黄压倒夫。竟有蚍蜉撼树者,声名狼藉笑三元。

李清照,非唯古今第一才女,直欲压倒须眉。其词作,与柳苏秦黄同列。其夫赵明诚初不服,后因醉花阴事,乃俯首矣。今有某女,为某地教授,居然叫板清照,著书颠覆,斥其为赌棍酒鬼淫女。观其书,极尽曲解诬蔑之能事,且文风低劣,污人耳目。设若清照在世,见此等女居然为教授,必以为教授者,即低能、变态、恶俗之谓也。三无,无聊、无理、无耻。此教授之书品与人品也。



把刘先生困住,然后放一瓮好好酒在他面前,使劲馋它。直到受不了,那酒虫就出来了。果然,依照番僧的方法,酒虫从刘先生的喉咙里爬了出来。这虫,张着肉红色的身子,有眼睛有鼻子,像鱼。

这,就是酒精。把它放进水中,“即成佳酿”。

按理来说,不喝酒了,生活会变得更好。但刘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家里越来越穷,最后竟然饮食都不能自给,怎一个惨字了得。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蒲松龄也没有好好解释,就简单地说,酒虫是福,刘先生被恶僧骗了——文章应该是抨击恶僧。古时候的和尚,可多的是流氓,遭人愤恨,是再正常不过。

蒲松龄写个小说,为喝酒辩护一下,再骂几句坏和尚,一举两得。



夜光杯何以能在“五湖四海”拥有许多作者编者和读者朋友,经历数十年的风雨而夜光常满,永不散呢?它有个好班底。

抗战时期重庆有个文艺界人士的“二流堂”,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十年浩劫中曾被多次清查,牵连的人着实不少。实际上,二流堂倒是一流的文化人,是左翼作家艺术家为主的一个集体或可以名为“聚合”。这个名堂是因郭沫若的玩笑而生的——当时解放区把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人称为“二流子”,郭沫若偶然到这些朋友住处去玩(这是唐瑜免费供朋友吃住的临时性宿舍,小公寓),众人自由来去,自由自在。失业时、没有戏演时、闲顿时也的确有点像二流子。又像是伊甸园,戏称“二流堂”虽是开玩笑,但若当它是反动组织,就更是笑话了。

后来的夜光杯班底中多数人出于当年的“二流堂”。他们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时军委政治部三厅的那个文艺队伍中人,是流亡内地的文艺界进步人士、共产党人与党的

朋友。重庆与成都新民报的“三神童”吴祖光、丁聪和黄苗子,以及他们的领导者夏衍、“四条汉子”中除周扬先后在延安、北京工作,田汉、阳翰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已因徐悲鸿之介在新民报主编副刊。

夜光杯副刊一直坚持面广多样。树木繁花的编辑方针,却也不是宽大无边,它有个边是知识性。

五湖四海共一杯

张林岚

文史知识是主要内容,也有其他知识。创刊以来文史一类的小专栏如瞿蜕园、金性尧、潘际炯、黄苗子、郑逸梅、枕书、向平……博士通今,都很叫座。特别是张慧剑以豪雨、石珍等笔名撰写的每篇五千字至万余字的清末民初掌故的连载,都很受读者欢迎,其中有的已收入他的《辰子说林》,有的还没有单行本出版,珠遗海底,十分可惜。

“大跃进”运动之后,副刊编者为了扩大作者队伍,增加题材范围,

20世纪初,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将其诗集《吉檀迦利》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悉数用于创办区别于英国殖民主义奴化教育的国际大学。1933年岁末,这家位于加尔各答北向90公里的校园里出现了一位中国青年。原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等成立“中印学会”,决定向泰戈尔派遣留学生,选中了正22岁的魏风江。

一幅幅异国风情画,一位位精英群像,逐次在爱好摄影的魏风江面前展现。他摄下的这些镜头,而今都成为极为珍贵的当年印度政治风景和中印民间友好的历史见证。

泰翁还专门为魏风江亲笔写了一段英文赠言,其中有云“这是一个古今文化混合的时代,一个过渡的时代”,“我只愿你认为我为一个与你同样的人,不可视我为你导师和先驱”。

聆听“古鲁特父”(学生们对泰戈尔的昵称)讲课和朗诵是一种无上的艺术享受。课堂设在露天,巨大的芒果树、榕树林中,当晓风吹拂时,银须飘逸的泰翁已安坐在一棵菩提树下的一张藤椅上了,“没有糖果呀,只有诗。”

1937年4月,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成立。在成立仪式上,魏风江与身材颀长、举止落落大方的英迪拉·尼赫鲁小姐重逢。他们原是同班同学,后来因为父亲尼赫鲁入狱,母亲病重,英迪拉离开了学校,此番她是代表父亲前来宣读亲笔贺信的。英迪拉得知,魏风江已得泰戈尔批准,将利用暑假,前去甘地的真理学院实习,表示愿结伴而行。他们行至加尔各答分手,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1984年10月31日,时任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夫人在新德里自己官邸内遭贴身卫兵枪击,亡故。已经恢复工作的魏风江闻噩耗,作为她的唯一中国同学,向印驻华大使馆寄去了唁电。她也因此向社会公开了自己不凡阅历。1987年,魏风江应甘地夫人之子、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之邀,访问了印度。故地重游,恩师均已作古,无任感慨。翌年,拉·甘地总理夫妇访华,魏风江应邀去北京会晤,相约“下次来华,一定要到美丽的杭州去,看看你家中的‘泰戈尔纪念馆’。”但此愿未遂,拉·甘地在1991年5月21日马德拉斯竞选中遇刺,不幸身亡。是年7月,印度新任总理拉奥给魏风江寄来了他亲笔签署的信……

圣雄玛赫蒂玛·甘地为贯彻他的“非暴力抵抗”、“不合作运动”主张,每月要带他学院的师生向全印乡村巡走,劝乡民禁酒、讲究卫生、节制生育、教派团结,推广国语印地语。魏风江亲历了这些巡行。他大胆问甘地:“什么是真理?”甘地捡起一方废纸,用破笔在空白处写道:“真理给我们自由。”甘地这支笔可是大大出了名的,用了数十年而笔头锈烂了的蘸水钢笔。据说有位美国朋友送甘地一支贵重的派克自来水金笔,想换过这支蘸水秃笔,甘地当场将“派克”送给了一位锡兰朋友,对老美说,“我可没有接受你的金笔呀!”这个故事是魏风江接受笔者采访时讲出来的。

甘地践行苦行僧般俭朴、简陋、淡泊生活方式,午休地方就在真理学院廊下一块铺板上。魏风江摄下了这一镜头,该照片如今成了印度国宝。甘地夫妇一早起来,席地盘膝而坐,全神贯注地纺纱。甘地夫人嘉斯杜白妈妈手把手教魏风江如何操作纺纱。离开真理学院时,甘地送了一架形如中国古琴样的手摇纺车给魏风江,说:“中国与印度一样,复兴在于自立更生。”

2004年3月5日,被誉为中印“民间大使”的浙江省文史馆馆员魏风江先生走完了九十九个春秋历程,回到他恩师“古鲁特父”身边去了。

文字发展太快

钱绍昌

任何活的文字都是在不断发展的,如果不发展,这文字就死了。罗马帝国时代的拉丁文就是死的,因为罗马帝国早就灭亡,它的文字也就停止发展了,现在能读懂拉丁文的也只有专业人士。

如今文字的发展愈来愈快,使人很难跟上。例如在报刊上经常见到的囧、萌、奇葩、吐槽等等十分时髦的词语,即使是出生在中国的海外华人,若是多年不回国或是不阅读国内报刊,也会感到莫名其妙。现在还有一个常见的现象,那就是甚至一些外文的词语也公然堂而皇之地在国内中文报刊上露脸,如TPP、VR、AR等等,一个接一个,使国人(不论老少)都很难跟上。日前,为期三天的“2016虚拟现实技术创新及产业发展大会”在北京闭幕。虚拟现实就是VR(virtual reality),工程院院士赵沁平在会上发言道,VR是一项颠覆性技术,其构建的交互环境可能成为未来互联网的重要入口。这说明VR是一个很重要的外来新词语,国人不可不知。也许某些人有点赶时髦,爱用一些外来语,显得学贯中西,这也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那很难说了。说是好事,那就是促进中西交流;说是坏事,则是破坏了文字的纯洁性。

外文当然也在飞速发展。比如美国英文,新的词语层出不穷,特别是许多简化字,简直是无穷无尽地出现在口语、信件以及短信中。例如,BTW既可以代表by the way(顺便提一下),也可以表示between(在……之间),再如TMI代表too much information(信息太多了),笔者也就此打住,说一声TMI,信息够多了。

有天,上幼儿园小班的儿子对我说:“妈妈,幼儿班班级里面的某某同学认识字。他看到教室门口的牌子,问老师这个牌子上是不是写着豆豆一班。老师说对啊,你认识字?某某就得意洋洋地点点头。”儿子不自觉地吧“得意洋洋”这四个字抬高了音调。然后突然对我说:“妈妈,我也要买识字卡片,认识字。”儿子的大眼睛清澈而明亮,充满了期许的目光。我问:“你想认识字是不是也希望像某某同学一样可以得意洋洋?”儿子像是被猜对了心思,认真地点点头。我不禁感叹道:“得意洋洋还是很重要的。你总归要有一些能让你得意洋洋的事。”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因为自己和先生的求学之路相对都属顺风顺水,从来不得读书或考试是件难事。所以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我们认为在幼儿园阶段,未必需要那么早就教他算数、英语和识字等,应当给他顺应天性愉快成长的童年。但看到身边的朋友,有的很早就送孩子去早教班,一周轮番安排上各类课程。在朋友圈看到与自家孩子同龄的家人们纷纷晒出孩子的画作、练习书法或者描红学写数字,难免有种说不出道不明的紧迫感。再遇到有些家长吐槽给孩子报名补习班之不易或孩子上奥数与英语,家长们也需要跟着“回炉再造”,旁听笔记等,越发觉得现在的社会教育环境和自己儿时所经历过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孩子面临的是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加稀缺,同龄人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当意识到差异之后,我的“快乐童年”的教育理念不知不觉动摇了,烦躁和焦虑倒是倾巢而来,正当我踌躇着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儿子表达出的“希望和

最初的得意洋洋有多重要

陈雅芬

同班某某同学一样可以得意洋洋”的心愿让我豁然开朗。原来我的潜意识里一直把学习与“快乐童年”对立起来,觉得一旦正儿八经开始教孩子数数识字,就牺牲了孩子自由玩耍的快乐时光,但事实上,上了幼儿园的儿子已经察觉到通过学习,掌握了一些别的小孩没有的技能就能获得一种“得意洋洋”的快乐,这就是我们一直想要培养给孩子的自信啊!

对于上幼儿园的孩子而言,自信恐怕就是别人能用调羹吃饭的时候我会用筷子,别人需要老师帮忙脱衣服,我能独立完成。别人当众讲故事、唱歌怯场,我能大大方方得到老师表扬。别人不认识字,我识字还会开口说几句英语。

联想起《顽主》里面葛优饰演的杨重与马晓晴饰演的刘美萍在探讨人生时,葛优说的一段话:“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踢足球。也许一大帮子人在这儿跑来跑去,也许你整场都踢不进一个球,但你还得玩会儿踢,因为观众在玩你人地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我价值的认定说到底还是别人眼中的你做得好不好。

人生中,最初的得意洋洋带来的只是短暂的快乐与满足。可一旦这种感觉到强化并有一定的持续性,带来的会是充满前进动力的自信与高度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这样想来,不对孩子做任何要求,其实是剥夺了他能为之“得意洋洋”的机会。如果,孩子能够通过学习,无论是学习掌握生活技能还是学习课本知识,抑或是学习某项运动技能,只要他能从学习中获得快乐,赢得肯定,对培养孩子自信心是尤为关键的。

十日谈

“夜光杯”絮语

作家们的临去秋波。檐灯下的留守者,低调却做了很多事。